

平常

徐锦江

我们选择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开局。看多了所谓的成功,看多了无谓的热闹,我们选择在平常的日子里开局,因为这是生活的本来面目。

365天,人们希望天天是节日,天天绚烂,但不可能这样。我们希望人们能够安静下来,还生活一个朴素的面目。不寻求轰动,不寻求过分的眼球,因为那样的东西,网上已经够多。那样的热闹,生活中已经够多,只要让你的心灵有一些感触,浮躁的日子里也有宁静和安详。

在新西兰访问,听见游客激动地喊:看,草坪。旁人纠正说:那是草原。又听见游客激动地喊:看,大海。旁人说:那是太平洋。于是幽幽地听见第三者感叹:哎,人家是矮矮的别墅置于草地和树林间,我们是在水泥高楼中置几块草皮,种几棵树。新西兰并不是最发达的国家,比不上澳洲,但也有人喜欢,因为它环保、安静、它的自然本色。

网声喧哗,但其实还有沉默的大多数,派对喧哗,但其实还有居家的寻常日子。不要山珍海味的奢侈,不要豪华车型的炫耀,不要死猪,不要禽流感,不要雾霾,不要投毒,不要三聚氰胺。创新有时候也可能是减法,比如减去超量的塑化剂,减去空气中变大的颗粒,我们希望用一种安静的视角来观察新闻,真山,真水,真食品,真人,尽管平常,但远离贪婪的攫取。让空气安静,让水域安静,让食品安静,让生活安静。

再成功的人士,也需要家里那盏安静的灯,开门的妻子,放学回家的儿女。这就是众声喧哗中的平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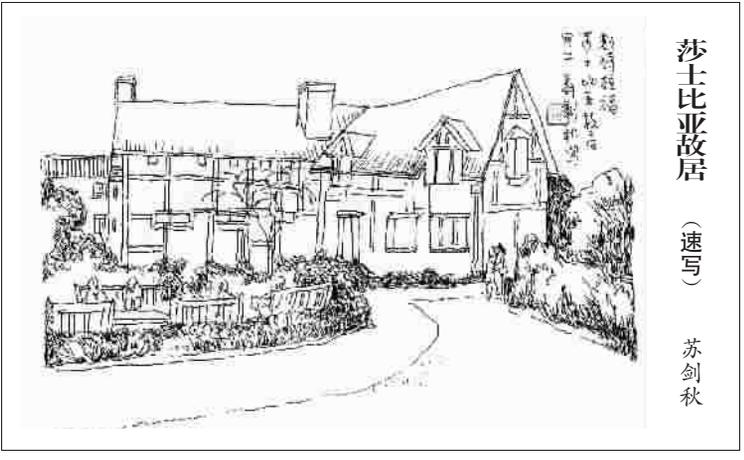
安静地看问题,想问题,也是一种方法论,也是一种世界观。它比理性更感性,比感性更理性。中国其实真的很需要安静下来,不仅是外部环境,更是每个人的心。中国需要在安静中前进。

英国女孩贝丽莎是我的学生,去年获得了孔子学院奖学金来华学习汉语。为尽快融入中国文化氛围,提高自己的汉语交际能力,贝丽莎经朋友介绍,走进一个中国家庭当起了英语家教。那个中国家庭居住在上海浦东一处豪华别墅里,男主人经商,很少在家,女主人全职太太,他们有个四岁的女儿,贝丽莎的工作就是每周工作五天,每天教小女孩5小时英语。东家为贝丽莎提供的报酬是可以免费在别墅中食宿,另外每月给500元零花钱。贝丽莎曾提出希望签订一份工作合同,但遭到女主人拒绝:“当佣人还要签合同?真滑稽哦,我教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。”不过女主人倒没忘记为“佣人”定下规矩,比如不允许与主人同桌吃饭,不允许使用主人卫生间,不允许带朋友来别墅等等。除了贝丽莎,别墅里还有一位专做家务的保姆和一位专为女主人服务的司机,他们当然也属于“佣人”,只不过是“中国佣人”。

贝丽莎的别墅生活

朱晓琳

开学第一天,各国留学生在班上作自我介绍,贝丽莎开口就说:“我是英国留学生,一边在上海学汉语,一边当佣人”。全班同学一片哗然,纷纷从字典里寻找“佣人”一词的含义。作为汉语教师,尽管我试图以“家政服务员”、“家庭教师”等词汇来替代“佣人”,然而贝丽莎坚持认为自己的身份更接近“佣人”。理由是雇主家的保姆和司机也认为他们自己是“佣人”,因为在这栋别墅里,佣人是不可能奢望与主人平等的,哪怕是人格上的平等。贝丽莎给我举例,主人家的小女孩常常把吃剩下来的食物让保姆吃,保姆只好吃下去,只有当主人没看见的时候才敢偷偷倒掉。有一回小女孩把吃剩的蛋糕放在贝丽莎面前,贝丽莎不肯吃,小女孩就去她妈妈那儿告家庭教师的状。女主人对贝丽莎说:“我女儿给你吃她的东西是看得起你,做佣人就应该识相。”贝丽莎气得掉下眼泪,女主人却觉得她不知好歹。最让贝丽莎受不了的是,女主人喜欢在周末时呼朋唤友来别墅打麻将。本来周末是贝丽莎的休息时间,但只要有人来,女主人总爱把贝丽莎这个“外国佣人”叫到客人跟前炫耀一番,如同炫耀家里的古董花瓶或是名牌包包。那些来打麻将的客人往往会问贝丽莎一些她难以启齿的问题,比如



莎士比亚故居

(速写)

苏剑秋

问她有男朋友吗?两人同居过吗?她的英国家庭是否很穷,不然为什么来当女佣人?有些问题贝丽莎听不懂,就很认真地用手机录了音,到学校来请教老师。我甚至暗暗庆幸过贝丽莎的汉语水平还很有问题,无法真正听懂这些问题,否则的话她将会以怎样的眼光看待这栋别墅里的中国人?

前些天,贝丽莎的男朋友从英国来上海探望她,贝丽莎要去接机,特意提前一个星期就向女主人请了假。那天早上,当贝丽莎化了妆换好衣服准备去机场时,东家小女孩突然当着众人面嘲笑自己的家庭教师:“你今天穿的衣服是地摊货,太难看了,你的男朋友一看见你就不爱你了,你还是在家里陪我玩吧。”当时别墅的男女主人都在一旁,他们不但没有制止女儿的无礼言行,反而哈哈大笑,称赞女儿聪明,小年纪就会讲这样的话。贝丽莎终于忍无可忍,决定辞去家教工作,离

开这个别墅里的中国家庭。既然当初女主人不肯签合同,那么贝丽莎也就有了随时离开的自由。第二天,别墅女主人给我打电话:“老师,帮忙劝劝英国小姑娘,只要她肯回来,我可以给她工资翻两番。”我告诉别墅女主人,贝丽莎的父母是英国北方的大农场主,她本人也是在十分优越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,之后又考入了英国名牌大学。贝丽莎之所以要从别墅中出走,她在乎的不是钱,而是人与人之间尊重。别墅女主人听我这么说,立刻耍起有钱就任性的脾气:“老师,算了,算了,上海滩有的是外国人,只要肯出钞票,还怕请不到教英文的?喊。”

我支持贝丽莎终结这段别墅生活,内心却也为那个富裕的中国家庭感到遗憾,尤其是别墅里那个锦衣玉食的小女孩,因为她在享有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,也失去了某种获得精神道德营养的权利。

文学营旁的山风

程庸

文学营旁落于山涧,灵鸟抚慰了涟漪,仲秋小叶的金声玉响以及鸡鸭的咕咕这一切,无不是风在发力

那轮指而出的理趣显示了山的亲民,领了万物的思想,山坐在那儿,不为了摆拍,也不为了赚得颂扬,让急切跳出的意象返回器官,把字典里的山、楼阁的诗篇

请到这儿来呼吸,晒一晒黏附的霉斑,凭山巅上的星空,来一场心肺的震颤,让闲不住的词语融入不言的峰峦,还原天道,随天空云起落于山,本闲



昨天听了回吴君玉说的评话《武松》,是武松手托千斤石的故事。吴先生说到高潮部分,我忍不住想到,要是宋朝就有奥运会,武松肯定是举重冠军,中国这块金牌,是一点悬念也没有的。

前几天看射击比赛,我也想到一个人,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杨子荣,《智取威虎山》是我小时候看了几十遍的一部片子,杨子荣打虎上山,土匪要试试他的本事,一枪把吊在山洞里的油灯打灭了,杨子荣也打了一枪,灭掉了两盏油灯。这是射击金牌的水平。对了,他还是骑着马上威虎山的,威虎山一路多险峻,这个水平去参加马术障碍赛,基本上是一个夺金点。只可惜当时在打仗,杨子荣竟错过了参加奥运会的机会,不然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,至少提前四十年。

好多年前看武侠小说,我也一直在想,要是让这些武林高手参加田径比赛,那我们不是发了呀,武林高手的轻功使出来,跳高或者跑步,还不是小菜一碟。田径是亚洲人的弱项,正因如此,刘翔夺了世界冠军破了世界纪录,大家才这样欢欣鼓舞。即使他受伤退役了,大家还把他当成一个更大的英雄,为什么呢?就是

真正的高手

陶文瑜

不愿意看武打片了。正好在这个时候,奥运的宣传启动了,大家渐渐明白,真正高手,原来就是这些体育健儿,也一下子找到了寄托。为什么每届奥运会观众热情空前高涨,除了体育健儿摘金夺银,作为中国人,觉得真是光荣,我认为这中和大家开始对武打片的认识和冷淡也有关系。

少年时候,完全是一副志存高远的状态,心里面学习的英雄,基本上是古往今来排在前五名的,长大一点了,搞起了文化工作,觉得人生起码应该以李白苏东坡等人作为参照吧,到了现在这个年纪,几乎没有什么志向了,但也懂得了欣赏和祝福,故而这一回奥运会,我看得津津有味。



指望刘翔东山再起再创辉煌。一时半会也只能指望他呀,别的人虽然没有受伤,但距离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更大呀。

后来武侠影视出来了,一开始还有招有式,打得比较靠谱,自从从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之后,武侠片的浪头开始大起来了,光说一项就让人瞠目结舌,好几十公里,高手全是飞来飞去的,基本上跟鸟儿似的不在大地上生活,这哪是武打片,分明是科幻片嘛。

广大观众先后明白了这一点,武打片的市场开始越来越小了,比如我情愿看街头纠纷也

故乡南桥

王铭之

南桥,上海奉贤南桥,是我的故乡。十八岁之前,我几乎天天都生活在这里,很少出过远门。那时候,每当有人问起是哪里人时,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南桥人。”上大学后,南桥人这个回答似乎不够令人满意,所以加上了“奉贤”两字。再后来,到了纽约以后,光加奉贤两字又不够了,人家会继续问:“奉贤是哪里的?”不得已,又加上了上海两字。“上海奉贤南桥人”,太长,太拗口,而且好像人家能够记住的也只是上海两字,所以后来就简略成“上海人”。

一晃,说上海人已有三十年,说起来也是不假思索了,但是每次这么回答,心里总觉得别扭,觉得不情愿。其实,南桥本来就是上海的一部分,上海也好,南桥也好,能有多少不同?我在美国,我在纽约,这两句我可以随时轮换着说而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然而,南桥就不一样。

七夕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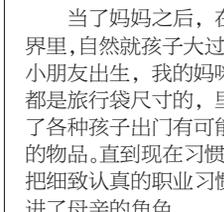
王铭之

花过不少时间去查南桥名字的来历,毫无收获。南还好解释,在上海的南边嘛。可其中的桥呢?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,南桥什么都有,就是少了一座桥,少了一座通往上海市区的桥。莫非给南桥起名的人跟我小时候一样有个愿望,希望南桥有一座跨江大桥?南桥,因为少了这座桥,跟上海市区差别特别大,大到说南桥和说上海好像在说两个完全不干的地方。因为少了这座桥,南桥人去市区会说“去上海”,好像南桥压根就不在上海,而南桥人讲的上海话上海人时时会听不懂,还需用普通话来翻译一遍。

小时候去一趟上海,有点像今天出国那样麻烦,先要挑一件最时髦的衣裳,然后取出平时舍不得穿的解放鞋,最后总要记着带上点干粮,因为去上海,早出晚归算是顺利的,赶不回来吃晚饭可是经常的事。那时,公共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,而是先要乘车到西渡,然后下来等摆渡船,过江以后再排队坐徐闵线,一早出门,到市中心都快要吃中饭了。要是逢年过节,无论是汽车还是摆渡,排队起来一点也不比今年排队买苹果手机逊色。记得那一年,未婚妻在来美和我团聚前,去南桥跟我家告别,一路排队,一路挤车,又加上那日阴雨,三个小时下来,苏州姑娘一见到未来的婆婆,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。后来她解释,那是因为告别亲人时的不舍和伤感,但我敢肯定她一定是提前体会到了出远门去留学的艰辛。

这些年不再那么忙,两个孩子不是工作就是上大学,都不在家住。空巢以后,回南桥的机会也多了。每次回去,从浦东机场出关,或者从虹桥高铁出站,坐进汽车,一上高速,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到南桥的任何一个地方,因为有了桥了,而且不止一座。曾经去找过摆渡口,没找到。其实小时候记忆中的南桥已经很难找到了,灯光球场没了,三角花园不见了,连曾经在那里度过了无数个早自习晚自修的中学也搬走了。

还好,通过微信找到了不少老同学。三十年后重聚,走过来,一下子还真不敢认。但是,一开口,浓浓的南桥口音,顷刻将大家带回到了小时候的南桥。乡音无改,南桥依旧。



当了妈妈之后,在我的世界里,自然就孩子大过天。自从小朋友出生,我的妈咪包从来都是旅行袋尺寸的,里面装满了各种孩子出门有可能要用到的物品。直到现在习惯依然。我把细致认真的职业习惯完全带进了母亲的角色。

我的小人第一次转身离开我坐上幼儿园的小板凳,我以为终于可以去长舒一口气,白天可以去做我爱好的事了。但是,这个性子慢热又月龄偏小的孩子,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爱上他幼儿园的生活。我不得不匆匆放下我的计划,再一次投入到他的队列,与他一起面对所有的不适应。

他回家从不提起幼儿园里发生的事情,我就每天与他聊天,旁敲侧击,能打听多少是多少。他有了喜欢的小朋友,我就高兴高采烈地去准备合适的小礼物鼓励他主动去表达去交往。新生不久迎来第一次幼儿园的万圣节集体活动,我买了许多巧克力和各色糖果,一样样装进二十几个漂亮的小袋子,让他带去班级分给每一个小朋友,用实际行动让他体会与人分享的乐趣。后来老师提议让我做班级的家长会代表,为了支持他我欣然接受。

他有了第一个好朋友,是班级里唯一被对方邀请去参加生日聚会的同学。好朋友抛来所有的友谊橄榄枝,让他的快乐洋溢在小脸上,好多时日。不久之后他的生日,好朋友也落落大方来出席,美丽的小公主为我的小王子唱生日歌分蛋糕,看着这对可爱的小人,大家都乐开了花。我对他说得最多的话

就是:“没有关系,有妈妈在呢。妈妈爱你!”

每当他遇到烦恼的时候,他知道我是那个愿意随时挺他的大人。渐渐地,他面对幼儿园生活有了自信。再有集体活动时,他都会向老师自动请缨。有一次圣诞节前夜,我带着他和

老师一起给班级布置教室,结束后牵着他的小手走在冬夜回家漆黑的路上,我们彼此的心是靠得那么近。我能感受到他的快乐。一来二往,他的同学们都认识了我,路上看到我都会大声喊我谁准谁的妈妈!每一次被孩子们热情地打招呼,我的心底都有暖流淌过。一个慢慢热的小孩,当他被老师认可被同学喜欢,他的变化是巨大的。

陪伴时光

卓君

有一次在幼儿园家长会代表会议上,我发言时流泪了。我说:“每一个善待我孩子、愿意给我孩子机会的老师,都是我家的恩人。”在我心里,幼儿园学什么其实并不重要,最重要的是不要遇到忽视和冷漠,让那些年幼的孩子感到绝

养育

望无可依靠。我希望他首先能成为一个心理健康足够阳光的人。

幼儿园终于要毕业了。有一天他回来兴奋地说,老师选了他做学生代表,在毕业典礼上给老师献花。他还收到了两位老师为他精心准备的毕业礼物。其中一位是中班带过他的老师。小老师一个人在上海生活,工资并不高对他却从来是各种礼物不断。我和他说你真有福气,要懂得感恩。作为家长,没有送过现金和卡给过老师,得到的远远胜过付出。

我的儿子一直在适应他的幼儿园,最终幼儿园也记住了他。